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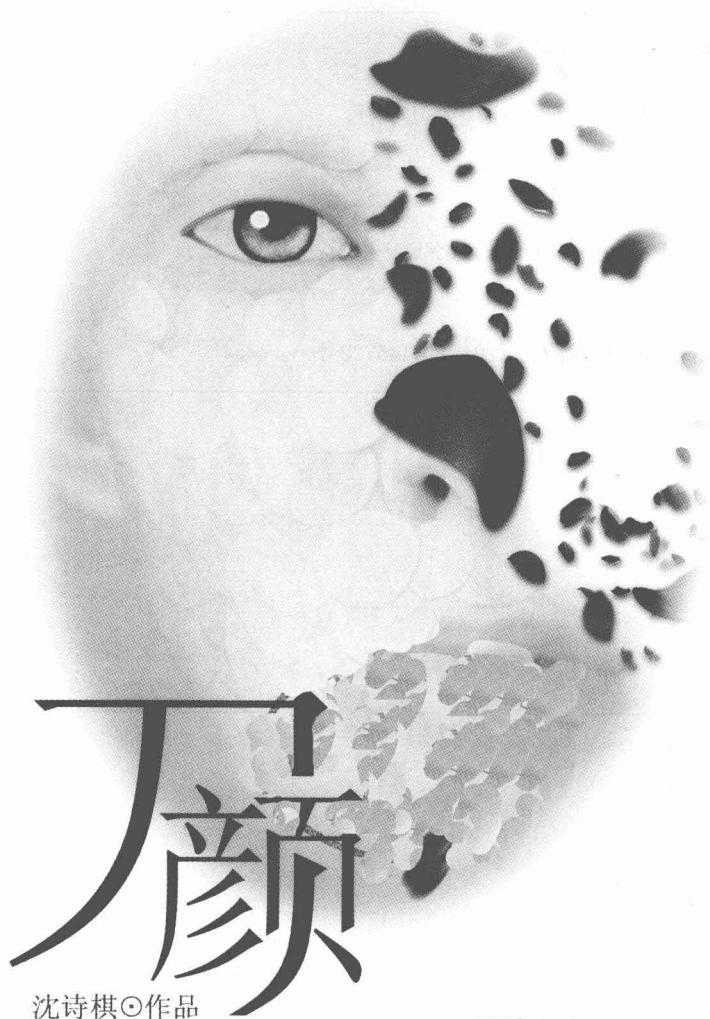
# 刀顏

沈诗棋◎作品

她曾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一把手术刀改变她的命运，  
事业与爱情从此失衡。

如果换一张脸，可以让你成为巨星，  
但却要失去正常的生活和交往十年的恋人。你，愿意吗？

中國華僑出版社



中国华侨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颜 / 沈诗棋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3-2053-7

I. ①刀…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5722号

---

## 刀 颜

---

著 者: 沈诗棋

出 版 人: 方 鸣

责 任 编 辑: 小 乙

封 面 设 计: 胡 椒 设 计

版 式 设 计: 刘 碧 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9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5千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053-7

定 价: 2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我是雷苏苏	001
第二章	人生的十字路口	035
第三章	一夜成名	077
第四章	贵人	105
第五章	鸡飞蛋打	133
第六章	不归路	159
第七章	高处不胜寒	181
第八章	别得罪女人	209
第九章	刀刻的泪痕	239



## 第一章 我是雷苏苏

女人整容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获得名利  
or留住男人。

## 北京北京

薄如蝉翼的阳光，透着清晨的雾气照射着东单银街两旁的建筑，整个北京城开始在清淡柔软的阳光中慢慢苏醒。阳光悠闲地游荡在充斥着噪音和尾气的街道中，马路上的汽车无一例外地如蜗牛般艰难地前进，繁忙的信息弥散在空气中，点缀着这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

缓慢的车河中，一辆略显陈旧的黑色桑塔纳正在有条不紊地行驶着，时进时停，面对着早已习以为常的堵车和车外响彻的鸣笛声，胖胖的司机没有丝毫焦躁，惬意地哼着小曲儿拿过了水杯，趁着红灯的时候悠闲地喝上两口。随后打开了车内的收音机，郭德纲的相声开始引得胖司机不时地大笑。

苏苏安然地坐在桑塔纳的后座上，斜靠着简林的肩头，美滋滋地欣赏着窗外的景色。阳光透过车子的玻璃窗照射着苏苏乌黑的长发，自信的微笑让这张二十出头的脸如同花朵一般娇嫩。苏苏挽着简林的胳膊，懒洋洋地问道：“简林，还有多久能到呀？”

“报告，胜利指日可待，领导少安毋躁。距离您在大赛中一展风采还有32分钟40秒。”简林笑着握紧了苏苏的手，看了看表，调皮地说。

“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莫过于毕业之后的暑假来首都参加比赛，还能来个京城N日游。好吧，燃烧小宇宙，继续前进。”苏苏像个小孩一样高举着手臂，兴奋

地大喊。

胖司机调整了收音机的频道，车里开始回荡着播音员富有磁性的声音：“今天是2009年8月5日，今天的新闻主要有……”

车子又行驶了一会儿，前方已经隐隐可见目的地——励骏酒店，酒店浓郁的欧式装饰风格，精美的雕饰和旁边红色砖墙的四合院咫尺相望。门口木质的围栏里，串串花蕾像珍珠般缀满枝头，刹那间恍如走在了欧洲的街头。每年的这个时候，这个城市总是会多出很多美丽稚嫩的面孔，多了很多充盈着梦想的笑容，游走在各个演艺学校以及比赛现场。对于这个酒店偶尔的喧闹，旁人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当确认过面前的建筑就是励骏酒店时，苏苏坐直了身子，心跳开始突然加快，那门口悬挂的巨大条幅让苏苏心里顿时燃起了一种激情。

“不好，快迟到了。”苏苏紧张地看了看手表说。紧张之余，她依然按捺不住兴奋，倚在驾驶座位的靠背上看着前方。

“奔驰，宝马，这里好车可真多啊！”简林艳羡地看着励骏酒店门口的一辆辆轿车，门前的临时停车场的车位上，一辆辆精致的车子安然地停靠在车位线之内。

“师傅，你在这里给我停下得了，我自己走过去。”苏苏把手提包挎在了肩上，指着窗外。看着很多女孩走进酒店，苏苏开始有点着急。

“这可不成，这酒店门口进出可不是一个地儿，本来车就多，我要是停在这儿，保安肯定会罚钱，后面车一准儿会骂人。也不差这一会儿，我把您送到大门口。”

“我要迟到了，停车！”苏苏大喊，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驾驶车座的靠背。

胖司机下意识地猛然刹车，只听身后砰的一声巨响，苏苏只觉得巨大的冲力猛然来袭，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撞到了驾驶位的椅背上。显然，后面的车子没能及时刹车，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

“你大爷的。”胖司机连忙熄火，一边操着满口的京骂，一边迅速下车。混乱中，苏苏揉了揉撞疼的头，对简林使了个眼色，偷偷溜下车，直奔酒店大门。酒店门口高悬的条幅上面赫然印着“选美大赛”。



“我这还有点事情，待会儿把电话号码发给你，这个局你看着组吧。”夜磊看了看前方的桑塔纳，眉头一皱，无奈地熄了火，打开车门走了下来。随着两辆车在本就不宽的车道中停下，夜磊身后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各种汽车鸣笛声。

“你这人怎么开车的？”胖司机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车尾又看了看夜磊的车头，瞪大眼睛说：“你丫没见我停车吗？这不是故意追尾吗？”

“你想怎么解决？”夜磊看了看表，不紧不慢地说。夜磊四十出头，中等身材，因为长期锻炼身材看起来一点没有中年发福的迹象，头顶的毛发如同整个身体状况一样，丝毫没有受到年龄的影响，一根根骄傲地竖立。白衬衫简洁而不失设计感，配合着卡其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棕色的Tod's的豆豆鞋，整个人显得干练利落。

“你们能不能靠一边儿去解决？后面都堵死了，让不让人过啦？”身前一辆车的司机把头伸出车窗怒气冲冲地大喊道。

“你给我撞坏了，得赔我钱。”胖司机瞄了一眼自己的车，又打量了一下夜磊以及夜磊身后的辉腾、理直气壮地说。

“不过看起来似乎是你先突然刹车。那好，我打电话给我的保险公司，顺便拨110，看看怎么处理你这种黑车。”夜磊看了一眼紧跟着下车的简林，淡定地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了手机，寻找着号码，一句话说得胖司机脸色大变。

“姓名，选手编号。”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上下瞟了一眼苏苏，拿过圆珠笔，做出准备记录的样子。

“我是雷苏苏，河北赛区冠军，我的才艺是民族舞和唱歌，我……”苏苏兴奋地回答，递上了复试通知单。

“我只要姓名和编号。”女人提高了音量，面无表情地又瞟了苏苏一眼。

“雷苏苏，编号是029713。”苏苏低着头小声地说出了自己的编号，胖女人例行公事地做着记录，把那张让苏苏自信甚至骄傲的复试通知单随便扔在一边。苏苏本以为走入会场后大家会在赞叹中迎接自己，那些脑子里构思出美妙的画面曾经伴随着苏苏来参加比赛前的每个晚上。可是此时此刻，胖女人一系列的冷漠却像是一盆冷水，让苏苏本来走进会场后爆发的热情开始变得冷静。苏苏只好无

奈地耸了耸肩。

“带上这个牌子，去里面化妆室，这边直走，门上有标志，下一个。”女人拿出一个编号牌递给苏苏。苏苏接过编号牌，后面的女孩马上迎了上来，把苏苏推到了一边。

苏苏顺着胖女人指的方向，嘟囔着走向化妆室。酒店走廊里不时有女孩来回穿梭，酒店地面铺设的地毯虽然稀释了几百双高跟鞋敲打地面的声音，但是姑娘们唧唧喳喳的声音却使这个本来平静典雅的酒店变得如同市场一般喧闹。也许是因为来回穿梭的女孩个个年轻漂亮，其余的客人在皱眉听到噪音后，看着那一双双长腿，倒也宽宏大量地彼此相安无事。过道里有几个戴着工作牌的男孩不时地给姑娘们指引着比赛会场和化妆室的方向。

苏苏顺着指引来到了化妆室，刚推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女孩站在镜子前，双手托着粘了两层硅胶胸垫的双胸，另外一个女孩正在用宽宽的胶带努力地帮她围上去。在胸垫和胶带的捆绑作用下，女孩的胸前瞬间出现了深深的沟壑。此时的场景配合酒店房间的欧式梳妆台，很快让苏苏想起了《泰坦尼克号》里的露丝，那种有些残忍的中世纪束胸，重新出现在21世纪的现在。

“用力，再高一点。”女孩一边用手托着胸，一边不断向上挤压着。胶带和胸垫成功地把女孩的胸都挤到锁骨以下的不远处，女孩脸憋得通红，双手微微发抖。

“这样可以了吧？粘得再高一点会穿帮的。坑爹呀，胸下面都是空的，都挤到上面去啦。”帮忙的女孩说着用手擦去了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儿。

“还可以再紧一点，别贫嘴。”女孩又往上提了一下胸，脸憋得更红了。

苏苏来到镜子跟前，打开自己的化妆包，把眼影、腮红、刷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拿出来摊到桌子上。苏苏开始为自己补妆，像欣赏一件绝世珍宝一样欣赏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自信又得意的微笑始终挂在苏苏像苹果一样饱满的脸蛋儿上，在少许粉底和腮红的作用下，苏苏显得更加神采奕奕了。补妆完毕，苏苏得意地对着镜子做了一个鬼脸。当换上精心挑选的比赛服装后，一切准备就绪，苏苏这才想到简林应该进不了会场，随手拿起手机给简林发了一条短信。身边的女孩已经成功地贴好了胸贴，又拿出准备好的塑身马甲穿上，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后背处



# · · · 颜 · · ·

一点点绑紧丝带，并调整好。

“吸气。”帮忙的女孩费力地把塑身马甲上的丝带一点点拉紧，有着些许赘肉的腰在马甲的作用下，也呈现出异常纤细的状态，细细的腰脆弱地连接着女孩上身的大胸和下身的蓬蓬裙。

苏苏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女孩束胸的惊悚画面中抽离回来，拿过手机，看简林没有回信息，马上拨了电话过去。

“你干什么呢？也不回信息，我要进比赛现场了，你在哪里？”苏苏一边抹着唇彩一边问。

“苏苏，我这……”简林支支吾吾地说。

“你小子还打电话？快说怎么办！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怎么会赔钱？”胖司机凶神恶煞地看着简林说。

“苏苏，我待会儿打给你。”简林急忙挂断电话，无助地看向夜磊，又看了看胖司机。

“师傅，我不知道你开的是黑车，我看你有计价器。我就想找一辆出租车而已，刚才也是你突然停车才会追尾，这个……”简林委屈地看了看停在身边的黑色桑塔纳说。

“我停车，还不是你们一直嚷着要下车？我都说了不可以停，你老婆那么大嗓门，我要是不停车她还得跟我动手啊？我为什么追尾，还不是她跟催命一样？”

“你们最好快一点，后面的车等得不耐烦了，待会儿警察来了，我可不负责任。”夜磊拿起手机，自顾自地对着车子的划痕拍照，一边拍一边说，“不知道保险公司来了会怎么定损，我这车头……”

“小伙子，干脆，一人退一步。今天算我倒霉，他要三千，你把这钱出了，我车费不要你的，怎么样？”胖司机说道。

“我……”简林看着慢条斯理的夜磊，又看了看气势汹汹的胖司机。身后的车子在集体鸣笛，声音大得刺耳，此起彼伏。酒店的保安们围着夜磊的车，不住地对着对讲机说话，场面越来越混乱，似乎所有人都在等着简林一个人做决定。简林无奈，只得从双肩书包里拿出一个印有河北某大学字样的牛皮纸信封，从里面点出了三十张红红的钞票，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不敢违背地交给了夜磊。夜磊迅

速收下钱，放进了随身携带的BV手包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转身离去，胖师傅也马上离开，停车场又恢复了正常。简林呆呆地站在酒店门口，看着黑色桑塔纳和辉腾各自远去。

## 京城第一刀

夜磊推开了酒店会议厅的大门，默默地坐在了最后一排。此时此刻的会议室前方是印有“金沛山新书新闻发布会”的彩色背板，室内竖立着很多摄像机，很多记者围坐着，不时有人按下照相机的快门拍照。金沛山端坐在正前方的中央位置，一脸的严肃，银边眼镜在闪光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金沛山把两只手肘轻轻地搭在桌子上，上身挺直，短袖唐装包裹着由于长期吃素瘦弱的身体，骨感的手腕上戴着一串柔软圆润的佛珠，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泄露不出任何情绪。

一个记者站起来拿着话筒向金沛山提问：“您好金医生，我是娱乐杂志的记者，您在业内算是资深前辈，您的专栏总是会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关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金沛山思考了几秒钟说：“这本书集合了我很多发表过的文章，有的来自于我在杂志的专栏，有的是一些医学评论，都是一些关于美容和整形的文章。”

主持人将话筒递给了位在后排一直举手的男孩，男孩二十出头，极度瘦小，红色T恤衫搭配破洞的牛仔裤，本是淳朴的打扮，但是在男孩的神态和气质衬托下，居然显出了几分猥琐。金沛山看到男孩接过了话筒，突然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

“金医生您好，我是小K。有人说，在娱乐圈想变漂亮，都会第一个想到金大医生。我想知道，哪个明星的整形是您做的呢？您在行业内的权威地位是不是因为成功地打造了很多大明星呢？”

小K一语既出，场上的气氛马上热烈了起来，记者们纷纷低头私语，摄像师也用镜头近距离地关注了金沛山。小K在业内是有名的“狗仔”，报道过很多艺人的负面新闻，一向被称为“毒蛇之口”。但凡跟这个圈子有关联的人基本上都是怕被小K缠住，也怕极了自己出现在小K那以爆料为主的博客上。

金沛山不假思索地说：“首先我必须重申一个观点，任何一个艺人的成功，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以及经纪公司的推动，和医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给任何艺人做过整形。”金沛山说着对身旁的工作人员使了一个眼色。

小K不依不饶地说：“可是一直有媒体说很多著名影星的整形是您做的，您的手艺在业内堪称一绝，天衣无缝，完美绝伦。是不是因为您成功打造了Linda，所以才得到‘金一刀’的美名呢？”

“我已经说了，我没有为任何艺人做过手术，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对我的新书多多支持，谢谢。”

“可是……”

主持人连忙拿过话筒微笑着说：“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的发布会到此为止。单独采访的时间安排在一小时后。”

还有记者在不断举手，场面开始有些混乱，有些记者开始不满地大喊。夜磊站起身，远远地对着金沛山挥手。为了平复记者们的情绪，主持人无奈地说：“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么，我们请一位记者问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女孩子抢过话筒问：“金医生，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您的新书或是您的职业，您会说什么呢？”

金沛山沉思了片刻说：“上帝给女人一张脸，而我给她另一张脸。”金沛山说完站起身。场上开始了新的混乱，金沛山在记者们的喧嚷声和闪光灯的照射下，匆匆地走向了后门。夜磊早已站到门外等候，金沛山走过来，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夜磊和金沛山缓缓地从旋转楼梯走下来。酒店大厅里的雕花罗马柱和金属的镜框把周围的气氛衬托得如同20世纪的欧洲。超高挑空大厅的穹顶上，巴洛克风格的金色华盖的正中央，一盏巨型水晶灯悠然地垂下，周围一切都如同皇宫一样

气派典雅。金沛山突然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看，身后没有任何异常，随后摇了摇头，又继续向前走。

夜磊关切地问：“怎么了，忘了东西？你怎么从咖啡厅出来以后就心神不宁的？”

“最近我总感觉有人跟着我，感觉有点不对。”金沛山说着又本能地回了回头，四处张望。

夜磊笑着说：“金大医生天天拿着手术刀，日日见鲜血，怎么还唯心主义？我可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据我所知你做的手术从未失败过，总不会有人整容失败来寻仇吧？”

“感觉很奇怪，可能我比较敏感，最近我总感觉有人跟着我。”金沛山说着叹了一口气。

“放心吧，你就是最近工作量太大了，手术让你过度紧张。对了，沛山，刚才说的事，咱俩就一言为定了。”

金沛山马上回过神，认真地说：“放心，你交代的事，我一定放在心上。差异化，关键是气质的差异化。很多外在是容易改变的，可是要有特点，你挑人一定要注意，我可不能把Linda的脸再复制给另一个人了。”

“有道理，我仔细选选。对了，今天我生日，来喝两杯吧。”

“我不喜欢那种场合，还不如在家看书。”

“好，那你快回去忙吧，安排的单独采访应该快开始了。”两个男人握手告别，夜磊目送着金沛山远走，随后拿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等待接通的时候，夜磊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的脸庞，露出不羁的笑容，一边拿着手机，一边继续对着镜子审视自己。

## 受挫

隔壁的另一个会议厅，苏苏有点紧张地跟另外两个选手一起站在了评委的面前，苏苏看着面前的评委台，脑子像是计算机屏幕一样闪现出三个重量级评委的



名字：肖玉、刘玫和赵一凡。身材略微有些发福的中年女人是肖玉，著名音乐制作人，为很多当红歌手打造过专辑；肖玉身旁年轻的女孩是刘玫，知名造型师，为很多艺人以及各种比赛、晚会做过造型；赵一凡是年轻导演，几部电影都反响不错，去年的商业电影赚得了高票房，最近人气极高。平日里这样的人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现在却可以近距离地对话，想到这儿，苏苏的骄傲感油然而生。

苏苏又看看跟自己站成一排的另外两个选手，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在拼命穿塑身衣的女孩，女孩蓬蓬的亚麻色卷发上戴着一个大大的玫粉色蝴蝶结，上身穿戴着白色的蕾丝塑身马甲，刚才的那些胸垫和胶带勾勒出胸前一片波澜壮阔，脚下的鞋跟有着厚厚的防水台，鞋跟足有十多厘米高，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做了精美的雕花水钻，侧面看，长长的假睫毛像两把小刷子一样不住地扇动。一想到这女孩刚才换好衣服后在更衣室里哼歌，唱了半天基本上没有一句在调上，苏苏就憋不住笑。女孩夸张的外表和不上道的唱功，让苏苏看到女孩心里就禁不住想到“芭比娃娃”。苏苏又看了看另外一个选手，这个女孩看着略显成熟，身材瘦高但凹凸有致，一身连衣短裙紧紧勾勒出玲珑的曲线，毫不吝啬地展示着长腿、细细的腰和丰满的胸部，眼线嚣张地向太阳穴延伸，看着媚气十足。她跟“芭比娃娃”一样选择了带防水台的鱼嘴高跟鞋。对比竞争者的华美，苏苏低头看了看自己到膝盖的牛仔裙和格子衬衣，之前看起来不错的搭配，现在却怎么看都不顺眼。苏苏本身个子不矮，却习惯了穿平底鞋，所以此时站在台上的苏苏突然感觉自己像是丫头一样，显得分外弱小。虽是精心搭配的比赛服装，但在别人看自己的眼神中，苏苏渐渐读到了嘲笑。那些突如其来上下打量过苏苏而显露出不屑的目光，像是针一样在扎着苏苏的心，苏苏低下了头，咬紧嘴唇，看着自己脚上的黑色凉鞋，越来越觉得难为情。但是，耳边很快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那是苏苏经常用来自我鼓励、自我打气的声音：唱歌比赛，当然是PK唱功。想到这儿，苏苏深呼了一口气，微笑地抬起头看向评委。

肖玉上下打量了一下苏苏，又看了看手中的选手资料表格说：“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雷苏苏，我从小喜欢唱歌，专业是跳舞，我一直希望能够做一个全能

型的艺人，在学校里……”

“可以了。”正当苏苏激情昂扬地讲着自己的明星梦时，肖玉打断了她，“准备了什么才艺？”

“我准备唱《青藏高原》。”苏苏虽然对肖玉的打断有些不满，但还是很骄傲地报出了歌名，想着自己唱到最后时的高音，再想着刚才更衣室里其他选手的试唱，苏苏快速恢复了自信。

“开始吧。”肖玉面无表情地说。

前奏开始，有的评委在长长的前奏中打了一个呵欠，工作人员送上来了一张小纸条，在肖玉耳边说了几句话，肖玉点了点头，把纸条给了赵一凡。随后几个评委开始窃窃私语。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苏苏的嗓音在会议厅里很是惊艳，摄影师眼前一亮，不失时机地给苏苏来了一个脸部特写，苏苏动情地演唱，身边的选手很不耐烦地撇了撇嘴。评委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

“可以了。”肖玉话出的瞬间，伴奏也识趣地停止了。

苏苏还在用演唱的姿势举着话筒，被突如其来的停顿弄得不知所措，愣了一下问：“那我现在跳舞？”苏苏瞪大了眼睛看着几个评委。

“不用了，下一个。”肖玉冷冷地说。

苏苏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芭比娃娃”哆哆地做了自我介绍，肖玉和颜悦色地问：“你准备了什么才艺呢？”

“我哦，”芭比娃娃嘟着嘴说，“我不会唱歌，但是很爱演戏，我可不可以表演一下呢？”

“表演当然好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可以选拔出合适的女孩进入演艺圈成为演员，以后走向国际舞台。那你要表演什么呢？”肖玉温和地问。

“我会表演可爱五连拍！”“芭比娃娃”把两只脚尖对在一起，内八字地站好，无辜地看着评委，不停地眨动着沉重的假睫毛，同时用食指和中指做出“V”的形状，紧紧地贴在眼角，微笑地看着镜头。

“真可爱，可以了。下一个。”

苏苏看过“芭比娃娃”做的可爱五连拍，又看到了另一个女孩走了简短的模特步，努力回想着复赛的要求，复赛通知单上清晰地写着才艺任选两样。苏苏脑子里不断地思索着身边两个女孩的才艺，惊讶、错愕带来了思想的重度游离，直到肖玉的话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

“雷苏苏，你很优秀，但是暂时还距离标准有一定差距，对不起，你不能进入决赛。另外的两位选手，请到后台领取决赛须知。谢谢三位，请退场。”

“什么？”一听到自己被淘汰，苏苏脱口而出。

“老师，请等等。”突然，巨大的声音响彻了酒店的整个挑空大厅。夜磊下意识地停下了行走的脚步，只看见肖玉快速地从身边走过，身后一个女孩子一路小跑地跟着大喊。

肖玉快速地前进着，皱着眉头看了看紧跟着的苏苏说：“这位选手，你追着我也没用，我都说了，这是我们几个评委的集体意见。”

“可是你们根本没有给我施展才艺的机会，我还没有跳舞。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是比赛。”肖玉说着加快了行走的步伐。

“可是比赛应该公平是不是？那两个人完全没我好，为什么你们反而淘汰我？你们这样会磨灭一个年轻人的梦想。”苏苏也加快了脚步紧跟其后，一不留神差点儿撞到酒店的旋转大门上，仍然不依不饶地说着。

“如果这点打击都能磨灭你的梦想，那你就别做梦了。”肖玉冷漠地说，来到酒店大门口，肖玉开始环顾着四周，像是完全没有在意苏苏的存在。

“老师，求求你。”苏苏语气变软，面带哀求地说，“老师，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唱得跳得都比她们好，你还没看到……”苏苏委屈地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老师，我们在这儿。”一个嗲嗲的声音从一辆缓缓驶过来的黑色轿车中传来，“芭比娃娃”从车里探出头，对着肖玉招手。

“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了。”肖玉头也不回地上前打开了后座车门坐上去，迅速关好了车门。

“老师。”苏苏拉长着声音，“芭比娃娃”在车里对着苏苏做了一个鬼脸，车子慢慢地驶走了。

这时夜磊也走到了酒店的门口，公司的助理奉命来接夜磊处理车险，早已等待许久。夜磊看了看呆呆站在酒店门口的苏苏，苏苏面无表情，但是看起来特别悲伤，呆若木鸡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一个冰冻的雕像一样凝固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眼泪正大滴地往下掉落。夜磊定定地看着苏苏，苏苏的状态好像电视剧里的画面一样定了格，夜磊回了一下神，自顾自地打开了车门。

苏苏愣愣地站在原地，眼泪继续掉落，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难过让苏苏全身不由得瑟瑟发抖，哀怨地看着肖玉所坐的车子离开的方向，突然感觉头顶有阴影掠过。苏苏回头看到手撑阳伞、笑意满满的简林。简林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阳光般的微笑。

“简林！”苏苏突然扑到简林怀里号啕大哭。身边的人都行色匆匆，似乎当街大哭的苏苏只是如同空气般存在于这个五星级酒店的门口。近乎狂躁的炎热天气里，哭声充斥着这座欧式酒店的大门，许久地环绕在那些罗马柱、红地毯和门童一丝不苟的制服上。

## 酥饼与小筒子

直到下午转为黄昏，暑气才逐渐退去。暮色开始笼罩着夏日傍晚的北京城，阳光犹如碎金一般洒落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整个北京城都被夕阳笼罩在金色的空气里。此时此刻，苏苏和简林正在大望路上一家小小的快捷酒店里休息。酒店房间里淡淡的嫩黄色墙壁上悬挂着几幅色彩鲜艳的抽象油画，油画下面是木制的双人床。洗手间和卧室之间的墙壁用玻璃替代，洗手间里的浴缸看得清清楚楚，多了很多情趣。台灯发散出的黄色光晕和窗外的夕阳交相辉映着。此时的苏苏面无

